

選玉韶生詩補說

〔清〕姜炳璋 選釋
郝世峰 輯



〔清〕

姜炳璋

选释

郝世峰

辑

选玉溪生诗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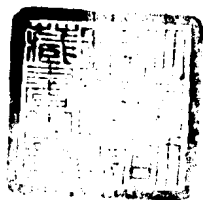
南开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4413

1024413



选玉溪生诗补说

〔清〕姜炳璋 选释

郝世峰 辑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宝坻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60 千字 印数 1—5050

统一书号:10301·15 定价:0.90元

目 录

前言·····	郝世峰
序·····	三
锦瑟·····	三
重过圣女祠·····	四
归墅·····	四
赠刘司户蕡·····	四
哭刘司户二首·····	四
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四
乐游原（向晚意不适）·····	四

南朝（玄武湖中）·····	四
复京·····	四
鄂杜马上念汉书·····	四
咸阳·····	四
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	四
送崔珣往西川·····	四
夜雨寄北·····	四
初起·····	四
柳·····	四

韩碑·····	四	屏风·····	五
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	五	春日·····	五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五	即日（一岁林花）·····	六
风雨·····	五	咏史（历览前贤）·····	六
梦泽·····	五	赠白道者·····	六
寄令狐郎中·····	五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	六
无题（白道索回）·····	五	汉宫词·····	六
少年·····	五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	六
药转·····	五	无题（照梁初有情）·····	六
寄成都高苗二从事·····	五	蝶三首·····	六
隋宫（紫泉宫殿）·····	五	隋宫（乘兴南游）·····	七
筹笔驿·····	六	垂柳·····	七

席上作·····	七二
无题（相见时难）·····	七三
碧城三首·····	七三
壬申七夕·····	七六
代魏宫私赠·····	七七
一片（一片非烟）·····	七六
齐宫词·····	七九
江东·····	七九
读任彦升碑·····	八〇
马嵬二首·····	八〇
可叹·····	八二
赠宇文中丞·····	八三

华州周大夫宴席西铨·····	八四
荆山·····	八四
题汉祖庙·····	八五
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 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 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 员外·····	八五
圣女祠（松篁台殿）·····	八六
银河吹笙·····	八七
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	八八
鸳鸯·····	八九
楚宫（湘波如泪）·····	九〇

妓席暗记送同年独孤云之武昌·····	九二	圣女祠(香軿逢仙迹)·····	九六
深宫·····	九二	常娥·····	一〇〇
淮阳路·····	九二	昨夜·····	一〇〇
寄成都高苗二从事·····	九三	细雨·····	一〇一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九三	过华清内厩门·····	一〇二
安定城楼·····	九四	乐游原(万树鸣蝉)·····	一〇三
茂陵·····	九五	丹邱·····	一〇三
送郑大台文南觀·····	九五	嘲樱桃·····	一〇三
旧顿·····	九六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	一〇三
乱石·····	九七	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	
过楚宫·····	九七	遇挈家游曲江·····	一〇五
泪·····	九六	樱桃花下·····	一〇六

汴上送李郢之苏州·····	一六
览古·····	一七
子初郊墅·····	一八
当句有对·····	一九
井络·····	二〇
随师东·····	二一
贾生·····	二二
钧天·····	二三
王昭君·····	二四
访秋·····	二五
裴明府居止·····	二六
江上·····	二七

鸾凤·····	二八
李卫公·····	二九
江村题壁·····	三〇
射鱼曲·····	三一
日高·····	三二
赠赵协律皙·····	三三
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	三四
北青萝·····	三五
戏赠张书记·····	三六
景阳井·····	三七
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	
他日过其门·····	三八

贈司勋杜十三员外·····	二三
嘲桃·····	二三
子直晋昌李花·····	二三
登霍山驿楼·····	二四
贈田叟·····	二四
贈别前蔚州契苾使君·····	二五
燕台四首·····	二六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	二六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二七
思贤顿·····	二四
无题（万里风波）·····	二四
有怀在蒙飞卿·····	二五

烧香曲·····	二四
〔附〕史笠亭释意三首	
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	二四
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其一）·····	二四
圣女祠（松篁台殿）·····	二四

前言

一

在清人研究李商隐诗的著作中，姜炳璋的《选玉溪生诗补说》（亦名《玉溪生诗解》）仅以稿本行世，是一部没无闻，未曾引人瞩目的笺稿。但是，在姜氏故乡浙东象山一带，这部稿子好象还有点名气，不仅名载志乘，而且还有慈溪县的一位藏书家沈药庵，在其《抱经楼藏书志》中予以著录。该志卷五十二：「《选玉溪生诗补说》三卷，姜氏稿本。国朝白岩姜炳璋补说，自序。」这是眼下能看到的关于这部笺稿仅有的正式藏书记录。《抱经楼藏书志》有光绪三十二年沈氏自序，可知姜氏笺稿在本世纪初尚不难见到。大概此后便渐趋湮灭了。

今人万曼《唐集叙录》云：「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二（按，应为「五十二」）著录：「白岩姜炳璋《选玉溪生诗补说》三卷，也是稿本。」作者仅转录《抱经楼藏书志》，并未亲睹其稿。民国十六年罗士筠修《象山县志》卷十八：「《玉溪生诗解》四卷。案是书亦有传钞残」

本，惜毁于火。」只言抄本，可见早已不知稿本的下落，而且连传抄残本也已毁于火，看来现在想亲见这部笺稿，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侥幸的是，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冯浩《玉溪生诗详注》嘉庆元年德聚堂版的天头，却有不知名氏者过录姜炳璋评笺二百三十四则，并姜氏自序一篇（序文亦见于道光及民国年间编修的《象山县志》）。这份资料的发现，多少弥补了姜氏笺稿下落不明的缺憾。据姜氏自序，《选玉溪生诗补说》共选李商隐诗二百四十篇有奇。今见过录者已逾半数，虽非全豹，亦可借以领略姜氏说诗之一般了。这部过录姜说的冯注，钤有「石农」、「冯相桀」、「沔阳卢氏」、「卢弼」、「耆始基斋」等藏章，过录者不知谁属。该书《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等三诗题下尚过录「史历亭曰」三则。「历亭」应为「笠亭」。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发凡》：「近如如皋史笠亭鸣皋，与余先后入翰林，每举玉溪诗互为赏析」。史笠亭于乾隆十六年入翰林，乾隆二十一年改授象山知县，在任曾与姜炳璋共修地方志，彼此就李商隐诗「互为赏析」的事，大概也会有。过录者能同时接触姜、史二人并未刊行的著述，或许是在时间上与他们相去不远的清

人，也可能是坐拥百城的后世藏书家。「奢始基斋」为近代天津著名藏书家沔阳卢弼的室号。卢氏雅好词章，晚年酷爱李商隐，日诵一首，但对前人评笺称许者甚少，由他本人或雇人过录姜氏《补说》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姜氏《补说》之过录，当在这部冯注为卢弼所有之先。

姜炳璋，字石贞，号白岩，象山人。乾隆十九年成进士，二十九年官四川石泉县知县，四年后谢病归里，晚岁留心著述，卒年七十八。与冯浩约略同时。姜氏治经甚勤，著书二十余种，颇为纪昀赏识。纪有长诗《送姜白岩南归》，并曾为其著作撰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姜氏《诗序补义》二十四卷，《读左补义》五十卷。前者定稿于乾隆二十四年，晚年复加增易，更名《诗序广义》，自称为此书「力索三十余年」，后者始撰于乾隆二十一年，三十七年脱稿，也付出了十余年的心血。在文学方面，有《古诗忆》（《古诗十九首解》）一卷，此外便是这部《选玉溪生诗补说》。

姜炳璋为《补说》所下的功夫，比治经小得多。《补说》成于乾隆二十五年。据前述过

录者按，「姜石贞选义山诗，始事于乾隆庚辰且月望后五日，成于重阳后六日。」从六月二十日至九月十五日，为时不足三月，说诗二百四十余首，用力可谓甚微，很难说是精心结撰之作。姜氏大概是把它作为末事对待的，脱稿后，从未寿之梨枣，如无财力方面的考虑，这倒可能是一个原因。

从现在这份过录的材料看，《补说》所云，虽然谈不上功深力满，但是作者的态度还是严肃的。因此，其中有些见解，不乏参考价值。例如《赠刘司户蕡》中「汉廷急诏谁先入」一句，姜氏《补说》便颇有独到之处：

夫宦官稔恶如此，将来必至如东汉永平（按：应为「中平」）间，急召外藩，提师以除十常侍，但不知谁当先入耳。而蕡已斥逐，每以屈原高歌翻为新曲，讽切时政，而朝廷不知也，亦「自欲翻」耳，何益焉？

以「屈原高歌翻为新曲」释「楚路」句，不一定恰当。但是取东汉末叶召地方军阀翦除宦官事为「汉廷」句注，却做到了典故与本事融合无间，颇见新意，虽亦不可定论，但是不妨与后此

冯浩注用贾谊事两说并行。再如关于《齐宫词》的解说：

三四，歌管已属梁宫，而九子铃犹在，潘妃得而有之乎？盖恶齐宫之词。

他肯定这首诗只是针对齐宫，并不为了寻绎遗教垂戒之意而又在梁代统治者身上作文章。这种理解，较为平实，同原作本身的含蓄唱叹之情是吻合的。姜氏对于《锦瑟》中间两联的解说，也比较平顺可通：

五十年中，其乐也，如庄生之梦为蝴蝶而极其乐也；其哀也，如望帝之化为杜鹃而极其哀也。哀乐之情发之于诗，往往以艳冶之辞寓凄绝之意，正如珠生沧海，一珠一泪，暗投于世，谁见知者？然而光气腾上，自不可掩。又如兰田产玉，必有发越之气，

《记》所谓精神见于山川是也，则望气者亦或相赏于形声之外矣。

与「悼亡说」相比，较少穿凿。在当时，这看法是可以自成一说的。此外，《补说》中还有些精到的意见。如释《梦泽》云：「君好容悦，臣事揣摩，转盼间都成悲风白茅。」揭示了这首诗的精粹所在。再如《无题》（白道紫回入暮霞）的解释：「香车空驾，作合无人，春风笑

语，与谁相共？天生丽质，空惑阳城，迷下蔡，博庸流之赞慕而已。」「此伤其不遇而枉负绝世之才也。」也是富有启发性的意见。这些见解，不一定是姜氏首唱，程梦星、姚培谦等人也曾有过近似的看法，但是，姜氏评笺的出现，却可起到互相发明的作用。

《补说》中的可取意见，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地从客观的诗歌形象出发，避免了李商隐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旁求外骛、索隐附会的毛病，因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不过总的看来，姜氏《补说》虽然成于朱鹤龄、朱彝尊、何焯、程梦星、姚培谦、屈复诸家评笺之后，但是若就其现存的一百余则而言，其中较为精到的见解，只在如上所举的某些局部，而在李商隐研究的总体上，姜氏并不比前人多所创获，更不能与同时的冯浩等相比。

姜炳璋是经学家，他基本上是以说经的态度和方法去说诗的。他的学生毛升在《刻〈读左补义〉例言》中说：「详义略文，是书之旨。恐学者专以文求，而义为之掩也。」所谓「详义略文」，实际就是重义轻文，是为姜氏治学的主要倾向。他对待文学的态度，亦大体如是。《补说》的自序说：

或问曰：予之论诗也，不徒以语言文字之工，而必取其性情之正，兹何取于义山与？余曰：予读义山诗，悠然想见其当日之心，而知夫少陵而后仅一遇焉者也。义山之见恶于令狐绹也，其废斥几与少陵同。然而忠君爱国之意，经世奖善之情，时时见于言表。使义山当少陵之世，其吞声而哭者，夫亦犹是也。然则岂独诗之规模少陵哉！其性情则亦与之为一矣。

这段文字把李商隐说得同杜甫一模一样，问题是很多的。不过，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他所表述的「不徒以语言文字之工，而必取其性情之正」的说诗宗旨，这条宗旨的基本思想也就是「详义略文」。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补说》谈的多是李商隐诗的思想内容，重在伦理、政治的批评，艺术上的评价则微乎其微。这种脱离作品的内容存在方式而去谈内容的文学批评，常常会流于主观武断，而把批评对象的一切都勉强纳入批评者主观设定的伦理、政治观念的模式之中，这当然也就难以准确地从文学上去认识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及其作品。实际上，姜炳璋虽然标榜「必取其性情之正」，其实他对李商隐诗中真正的性情反倒了解得很少，

尽管对李商隐赞誉甚高，而所说的「性情」却与诗人无甚相干。这种情况，在李商隐诗的旧日注家中本来是普遍存在的，不过姜氏比别人走得更远，因而距离李商隐的真面目也更远些。所以，从《补说》对于李商隐诗的解说与批评中去考察姜炳璋与李商隐之间的隔膜，对于究竟应以何种态度、方法去认识和评价李商隐这位在诗歌史上迴不犹人的诗人，也许会小有裨益。

二

姜炳璋用「忠君爱国之意，经世奖善之情」，即所谓「性情之正」，去概括李商隐诗的思想，作为对于一个诗人的认识，这是毫无意义的。「忠君爱国」、「经世奖善」不过是一般的封建政治、伦理观念，除去少数例外，几乎可以用来概括封建时代一切文人的思想，但却无助于准确、深刻地说明任何一个具体诗人性格世界的独特构造，因为每个诗人的感情体验、对外部世界的感受，都是具体的、独特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思想感情，在各个诗人身上也会呈现为有别于他人的色彩。姜氏这一观点的根据，主要是李商隐那些以时事政治和咏史为题